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

學海堂

說緯

雲南浪穹王進士 撰

孔子刪詩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漢書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經典釋文序錄毛公為故訓時已亡六篇故藝文志云三百五篇經典釋文三十卷唐陸德明著羣書所言詩篇之數其由皇清經解 卷千三百七十一 王進士說緯

一

來如此今詩三百五篇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無辭合之為三百十一篇自司馬遷有三千餘篇之說儒者遂謂三百十一篇外皆孔子所刪有非之者有信之者毛詩正義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此非之者也毛詩正義四十卷唐孔穎達疏經典釋文音義詩是此書之名呂氏讀詩記歐陽公日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毛是傳詩人姓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觀之何啻三千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

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鄙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反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此信司馬氏之說而推闡之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

呂祖謙著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三逸詩篇名若狸首

原注驪駒原注

禮漢書注

所招原注左傳昭十二年變之采矣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皆有其

辭惟采薺原注周禮春

河水僖二十三年新官

年十八鳩飛原注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

原注昭新官斯干也原注

鳩飛小宛也

原注章昭

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

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考之周禮疏引春秋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王進士說緯

二

緯云師疏又引見洪範正義月離于畢風揚沙非詩也素以

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

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原注論語唐棣之華之類王氏所言亦以刪詩為然也而近人朱彝尊趙翼

崔述則力辯刪詩之非朱氏曰詩者掌之王朝頌之侯服小學

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

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

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詩至於三千篇則輪軒之所采定不

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

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

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徧為諷誦竊疑當日掌之

王朝頌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至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尙絢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爲弟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耳昔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今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皇清經解卷三十三王進士說緯

三

口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師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鑿鐸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

曝書亭集詩論

趙氏曰孔穎達朱彝尊皆疑古詩本無三千

今以國語左傳二書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

衛彪傒引武王飮歌

原注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謂武王克殷而作此之謂飮歌各之曰支使後人

監戒松案周語

又公子重耳賦河水

松案晉語四篇文公在翟章

詩而河水一詩韋昭注以爲河當作沔卽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義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

邱明自引以證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詩
爲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之本也至如列
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則皆在孔子未刪以前也乃今考邱
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
原注成九年引詩曰豈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
凡百君子無不代匱襄五年引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
不合集人來定襄三十年引詩曰淑慎爾止毋載爾僞
其餘列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
條而逸詩不過五條
原注莊二十二年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昭四年引詩曰禮義
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引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情愔式昭
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昭
二十六年引詩曰我無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又
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
原注僖二十三
年晉公子賦河
水襄二十六年齊國子賦轡之柔矣二十八年工誦茅
鷓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晉侯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
是逸詩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四

僅刪存詩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
於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
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
憑也況史遷謂古詩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厲之衰則其爲
家絃戶誦久矣豈有反刪之而轉取株林車轆之近事以充數
耶又如他書所引逸詩惟論語素以爲絢兮句管子浩浩者水
育育者魚四句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四句禮記射義曾孫
侯氏四正具舉八句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韓嬰
詩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大戴禮驪駒在門僕夫具存四
句汲冢周書馬之剛矣轡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現存之詩
無所謂逸詩也戰國策秦武王篇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於

九十秦昭襄王篇容卿造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黃
歇引詩曰大武遠宅不涉

原注史記作大武遠宅而不涉

范睢引詩曰木實繁

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呂覽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子則正
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古樂篇有象爲虐於東夷周
公逐之乃爲三象之詩權勳篇引詩曰惟則定國音初篇引詩
曰燕燕往飛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蹈之必
高舉之原辭篇引詩曰無日過亂門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
引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皆不見於三百篇中則皆逸
詩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語見賈誼策樹德二句姚本作引書則
秦誓也木實二句吳師道謂是古語則非詩也呂覽君君子二
句全不似詩將欲毀之四句與國策所引周書將欲敗之數語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 王進士說緯 五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一十

王進士說緯

五

相同則亦非詩也惟大武遠宅不涉及燕燕往飛數語或是逸
詩耳又韓非子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木有波我欲更之無可
奈何其句法似詩然曰先聖之言則亦非逸詩也推此蓋可見
刪外之詩甚少而古詩三千餘篇之說愈不可信矣按詩本有
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或卽古詩原本孔子卽於此五百一十一
篇內刪之爲三百五篇耳尙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
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之爲尙書百二十
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

崑案此見尙書正義

史遷所謂古詩

三千者蓋亦緯書所云尙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之類耳惟夷齊
采薇及分之推五蛇爲輔之歌孔子訂詩曾不收錄此不可解
或以采薇歌於本朝有忌諱而五蛇之事近於誕故概從刪削

邪咳餘叢考卷二崔氏曰因風自二南幽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

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景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爲而盡刪之乎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玩其詞意乃當孔子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爲三百也吳公子札來聘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國外者是十五國外本無風可采不則有之而魯逸之非孔子刪之也且孔子所刪者何詩也哉鄭衛之風淫靡之作未嘗刪也絲麻菅蒯之句不遜於縞衣茹蕙之章卽棟華室遠之言亦何異於東門不卽之意此何爲而存之彼何爲而刪之也哉況以論孟左傳戴記諸書考之所引之詩逸者不及十一由此觀之

皇清經解

卷之三

王進士說緯

六

孔子原無刪詩之事古者風尙簡質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寫之其傳不廣是以傳者少而逸者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是故世愈近則詩愈多世愈遠則詩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闕略不全則遂取是而釐正次第之以教門人非刪之也洙泗考信錄卷五宋葉適習學記言近人王士禛池北偶談所論大略相同然於事理皆有所未安朱氏推原詩逸之故但可解章句之闕略者耳三百五篇外逸詩甚多何以不盡遺忘趙氏備列羣書所引逸詩謂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此但就現存之書計之也古詩之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而不

傳於今者其中豈遂無之則二三十之一未足盡逸詩之數
况所列逸詩正多望漏除前文所有外今備錄之左傳宣公二
年我之懷矣自詒伊感禮記檀弓下篇狸首之琀然執女手之
心然坊記篇相彼盍旦尙猶患之緇衣篇昔吾有先正其言明
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
勞百姓射義篇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
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又見大戴禮投壺篇周禮
諸侯以狸首爲節儀禮注
狸首逸詩 大戴禮記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曾孫也
今本大戴禮無此文引見漢書王式傳注又見文選馬融舞賦曹植責躬詩應休璉與蒲公書注 用兵篇魚在
在藻厥志在餌孟子梁惠王下篇畜君何尤國語周敬王章天
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逸周書太子晉解國誠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七

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

此師曠歌無射

何自南極至于北

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此太子晉歌嶠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

轡亦不柔志氣麤麤取與不疑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國子賦轡之柔矣注見周書

家語

六本篇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管子小問篇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墨子所染篇必擇

所堪必謹所堪非攻中篇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列子湯問篇良

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莊子外物篇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生不亦施死何含珠爲荀子王霸篇如霜雪之將將

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臣道篇國有大命不可

以告人妨其躬身天論篇何恤人之言兮解蔽篇鳳皇秋秋其

翼若干其聲若簫行鳳有皇樂帝之心又云墨以爲明狐狸而

蒼正名篇長夜漫兮永思審兮太古之不漫兮禮義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涓涓源水不澁不塞藪已破碎乃大其
輻事口敗矣乃重大息戰國策秦昭襄王篇木實繁者披其枝
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趙武靈
王篇服亂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
經也說苑尊賢篇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
工不得枯死於野權謀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
有德史記商君列傳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漢書武帝紀元鼎元
年詔回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後漢書楊終傳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晉書束皙傳羽觴隨波列女傳辯通類浩
浩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集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八

韻佞人如蟬

以上選詩凡前文所引未全者皆備錄之

凡此所錄諸詩皆在三百五

篇之外者至於采薇五蛇二歌其辭與三百篇不類疑是戰國
人之作既不采於太史孔子豈能錄之一詩有一序其數相若
三千餘篇不可信五百一十一篇又何所徵尙書緯出於史記
之後語多荒誕三千二百四十篇之書不可以之例詩也崔氏
謂孔子無刪詩之事所得止有此數然則三百五篇外何以復
有逸詩惟此外闕略不全之說於事理宜然大抵世儒所論皆
以孔子於詩一似昭明太子之文選但因其辭意爲去取而不
知古人之詩皆樂之辭君卿大夫之所作無論矣卽里巷之歌
謠矢口而出苟和之以器無非樂也雖不和之以器亦可云無
器之樂也史記之書謬誤固多皆有因而然從無鑿空妄說者

考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首律以聞於天子云云史記所謂古詩三千餘篇者蓋太師所采之數迨比其首律聞於天子不過三百餘篇何以知之采詩非徒存其辭乃用以爲樂章也音律之不協者棄之卽協者尙多而此三百餘篇於用已足其餘但存之太史以備所用之或闕詩三百誦詩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綜計其數者蓋古詩不止三百五篇東遷以後禮壞樂崩詩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無與於絃歌之用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釐訂汰黜定爲此數以教門人於是授受不絕設無孔子則此三百五篇亦胥歸泯滅矣故世所傳之逸詩有太師比音律時所棄者有孔子正樂時所削者所采旣多其原作流傳誦習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九

後人得以引之是則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乃太師所爲司馬遷傳聞孔子正樂時於詩嘗有所刪除而遂以歸之孔子此其屬辭之未密或文字有脫誤耳然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非獨取其辭意已通志樂略第一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鞞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柰義理之說旣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

之末禮樂蕭條雖京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
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
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
年所得惟鹿鳴一笙每正旦大會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是
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
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
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之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
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
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
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
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繫所以不得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十

續風雅而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繫有季
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
爲此患故自衛反魯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
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
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
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
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所招之類無所繫也

通志二百卷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經籍考作詩之人可攷

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多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
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
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若昔鶴鳴蒹葭之類是也

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朋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決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扁扁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

文獻通考二百四十八卷

宋馬端臨著

鄭氏作詩辨妄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盡

削去之而以己意爲序

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二

其通志樂略謂齊魯韓毛

各爲序訓以說相高亦是辨妄之意其謂南陔等六篇爲笙詩有聲無辭與毛鄭義異惟論孔子正樂於詩專取其音得詩得

皇情經解

卷三百七

王進士說緯

十一

聲爲三百篇得詩不得聲則置之而爲逸詩所見甚臆馬氏之說意在伸序其論錄詩刪詩則但就詞意爲言而不及音律崧竊以爲詩必兼辭聲義三端而始全先有意而後能爲辭有意則義在其中徒有辭而不能叶之於聲則是記序議論之文而非樂章矣太師及孔子所錄則三端皆全者也史記謂取其可施於禮義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參以鄭氏馬氏所言則於事理允協三百篇後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樂府爲詩餘爲詞曲其初亦三端皆全而爲樂也久之而音律盡失後之效爲詣體者亦如作詩之徒有其辭而無關於樂惟南北各曲以優人演爲戲劇之故辭與聲協愈出愈奇而義不可訕樂之遷流一至於此而孔子所正者遂不可復考猶幸三百五篇具

在誦而法之學者其可忽諸

詩大小序

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齊魯燕三家漢興魯申公為詩訓
改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
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
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

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
未得立隋書經籍志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
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
為韓詩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先儒相
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經典釋文
序錄孔子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
皇清經解卷之三十一 王進士說緯 主

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漢興魯人申公以詩經為訓
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齊人轅固生作詩傳燕人韓嬰推

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毛詩者出自毛公徐整云子夏授高
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

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原注一云子
云名萇夏傳曾申原注字子西魯
人曾參之子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原

鄭氏詩譜云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
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
毛公趙人後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

注鄭庚成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毛詩草
木鳥獸蟲魚疏卷下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

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

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

崧案毛亨之名始見於此亨作詁訓傳以授趙

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

曰毛詩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吳陸璣著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其傳授源委

如此釋文所紀子夏傳曾申一條與陸疏正同陸璣爲三國時

人崧案陸璣之璣左列从王非字士衡之陸機

其書在釋文之前當得其實釋文所

紀傳詩次序雖有兩說而源皆出于夏遠傳至毛公作詁訓傳

者大毛公亨非小毛公萇也唐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

恭王琰等受詔撰五經義訓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

命付國子監施行

見唐書顏師古孔穎達二傳

其毛詩正義四十卷用毛亨

傳鄭元箋而穎達等疏之首篇關雎之前有序其文曰關雎后

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三

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衰政刑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

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天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容齋隨筆卷十一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爲南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鄭氏箋哀蓋字之誤也曾爲衷衷謂中心怨之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序止此經典釋文卷第五舊說云起至用之邦國焉名

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皇清經解卷三音字王進士說緯

函

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以上皆釋文語朱子作詩序辨說以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

也爲大序其餘首尾爲關雎之小序崧案毛詩正義自關雎以後每詩一篇卽有一序皆謂之小序此大序小序之分也作序之人自詩譜外王肅以爲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序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注范蔚宗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後漢書儒林傳魏徵等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隋書經籍志韓愈議子夏不序詩

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菁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與以云三也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見升菴經說卷四成伯

輿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唐書藝文志成伯輿毛詩指說一卷王安

石以爲序乃詩人所自製宋史藝文志王安石詩義二十卷程子以爲小序國

史之舊又大序孔子所作玉海藝文門伊蘇轍以為衛宏所作

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蘇轍詩經傳二十卷王得臣以為

首句孔子所題王得臣塵曹粹中以為毛傳初行尚未有序門

六互相傳授各記師說宋史藝文志曹粹中鄭樵王質以為村

野妄人所作宋史藝文志鄭樵詩辨妄作序之人說者不一然

序傳自毛公公之學出於子夏自唐定正義以後惟宋歐陽

修撰毛詩本義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猶未甚立異同迨鄭樵專

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為說朱

子詩集傳其初稿亦用小序後與呂伯恭祖謙相爭遂改從鄭

漁仲樵廢小序故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未及追改如豐年縞

衣等篇者淳熙間漁仲書為周信道字所駁旋即散佚惟詩集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王進士說緯

傳自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遂承用至今見困學紀聞然

大序小序亦尚有辨考古編卷二詩序世傳子夏為之本無確

據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大

師摯之徒奏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

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及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敘列其

詩之文義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

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窶

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

不相似又按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

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至他序失當則有昭然

不可掩者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

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名夏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閔者疾威有閔無臣之意子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何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絲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白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然則不能辨明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喻深見古詩底蘊學者無敢信矣范傳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所序者毛傳耳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氏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

皇清經解

卷五言序

王進士說緯

共

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古嘗合編毛公分冠鄭氏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以鄭氏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者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商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紀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

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旣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別諸序各宣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此又其事情次此可得而言者今詩之著序三百一十一篇龔遂諫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尙書璇璣鈴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天子刪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旣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斲章取義無通概成說故班固總齊

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詰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卽其國立博士以教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旣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尙而毛傳始得自振京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眾賈逵鄭元皆篤嚮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

云爾毛亦未必能得的傳而真知其出於何人鄭氏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因仍毛語無可疑也

考古編十卷
宋程大昌著

程氏之分大序

小序與釋文舊說朱子辨說竝異以發序兩語爲小序兩語以外續而申之者爲大序小序出於國史爲古序大序綴於衛宏

非子夏所爲蓋古本自關雎后妃之德至關雎之義也統冠於關雎篇首爲關雎序葛覃以下篇首之序與關雎一例無大小

之分至是而大小序之說凡有三焉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經籍考石林葉氏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若孔子授子

夏而傳是亦嘗經孔子所取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

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

遷之逐篇之首

崧案葉氏所指乃
東晉古文尚書

易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

皇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六

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

記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

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

必約魯史而後可爲而謂衛宏能之乎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

鄭康成與衛宏略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孔子者無謂

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

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於理爲近

葉氏語
止此

詩書之序

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至朱文公解經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

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

詩而論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

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

所已言之事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爲之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舍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九

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門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鴛羽陟帖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

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逮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百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蕪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且夫子嘗刪詩矣所取於關雎謂其樂而不淫則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蔣令狡童蹇裳皇清經解

卷三言七

王進士說緯

三

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處
學者讀詩而不知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
以其辭之不能不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
陷乎是以有害義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
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由於
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
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
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
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不以采芻爲懼讒
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
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諱浪要約贈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三

荅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
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
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諷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
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
伯如笄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
卿饒韓宣子子喬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稷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
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
衛之詩未嘗不施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誥當如序者之
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子
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

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實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以上節錄馬氏之後楊慎升菴毛奇齡白鷺洲主王士禛池北皆不以朱子詩集傳爲然然不如馬氏所辨之詳毛詩之立於學官雖後於齊魯韓三家漢書儒林傳贊而以河間獻王好之故相傳不絕詩序傳自毛公而實出於毛前程氏謂發篇兩語爲古序所見甚

卓石林葉氏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齊魯與燕語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三

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多乖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子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詩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傳未出孟子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眾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氏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見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辨

崧案止齋陳傳良也朱彝尊經義考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蝮螭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饒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傳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抑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歸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傳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未必有序崧案王應麟換詩考遺說皆采撮諸書所引以存梗概朱氏本而推廣之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皇清經解卷三百中王進士說緯

三

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尙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於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爲序乎又案蔡邕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崧案獨斷一卷漢蔡邕著意者魯詩毛詩風

之序有別而頌則同邪十駕齋養新錄卷一王氏困學紀聞引
葉氏云經義考引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

曹詩刺君子遠小人蓋小序至此始行近儒陳啓源非之云司

馬相如難蜀郡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

色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

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邪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

之謂夏聲服虔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

車四牡田獵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

三十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必案互有詳略何

得云自黃初始行於世邪必案惠棟九經古義十六卷此愚謂

宋儒以詩序為衛宏作必案衛宏作詩序見後漢書儒林故葉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王進士說緯

石林有是言然司馬相如班固皆在宏之前則序不出於宏已

無疑義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即

小序說也惟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

作殆非誣矣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詩人之志見乎

序舍序以言詩孟子所不取後人去古益遠欲以一人之私意

窺測古人亦見其惑矣十駕齋養新錄二十自宋人盡廢詩序

後辨論紛如聚訟即關雎一篇如程氏所說但取關雎后妃之

德也二句為古序而風之始也以下為衛宏續申其中精言與

理均非宏所能為釋文所分於語意殊為割裂且必變易毛鄭

之舊別立總序之名另為一篇古書亦無此體伊川程子謂大

序非聖人不能作當指釋文所分而言前此固無大序之名也

其間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數語程氏所譏甚當然原序閱深雋美卽關雎一篇以括三百十一篇之旨蓋孔子所錄者周詩而附商頌於後周之受命始于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文王之化也化始於二南關雎乃周室最初之詩而其體爲風卽論時代亦當爲首冠關雎于二南自當冠國風於雅頌此關雎之序所以能括三百十一篇也詩分三類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語孔氏疏一國之事諸侯之詩爲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爲雅成功告神爲頌作者非一人自有此序則三百十一篇如出一手關雎爲其綱領其餘皆屬節目可以想文王由近及遠之化程子之言詎不可信歟古有采詩之官獻之大師以聞於天子見漢書食貨藝文二志有一詩卽有一序以著作詩之由程氏所謂古序是也詩既見錄播之於樂而復用以造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五

士其六序與之並傳孔子正樂取而訂之以授子夏遞傳至毛公惟其有序始知指意之所歸不然孔子距作者已遠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然則發篇兩語爲古序出於國史確然無疑鄭氏所謂古嘗合編毛公分冠者始卽此也關雎一序或經孔子聖裁其餘各序續而申之者由子夏以至毛公又申毛公以至鄭氏相傳解說各有潤益古人授受多憑口耳其間語音乖異記誦譌脫者有之卽載之簡編豈無差謬於是鄙淺附會之言得以攙入程氏詆其倒易時勢舛誤本文自非妄論然其源出自孔門典型終在似當仍從毛鄭舊本次第不必有大小序之分但如馬氏所言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可也秦火以上之書其例多不整齊尙書分典謨訓誥誓命六體然如汨作九共

禹貢盤庚之類不題以此名左傳於一人之身名字氏族官邑
諡號錯雜而書呂氏春秋分十二紀八覽六論而所隸諸篇不
與總目相應其序意一篇本敘著書之由如後世作者之自序
乃不冠於篇首不附於篇末而綴於季冬紀後史記諸侯世家
吳太伯齊太公之類以始封之君標題管蔡陳杞晉楚諸國則
否管蔡後附以曹而不著其目列傳中或題姓名或題官爵初
不畫一其他似此者甚多關雎一序能括全詩而不別爲一篇
古人之文似拙而實巧似疎而實密類多如此因學紀聞卷三
原注涵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
矣升菴經說卷五華谷嚴坦叔曰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純
乎雅之體者爲大雜乎風大體者爲小云云序以政分大小李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五 王進士說緯

三

氏嚴氏以體分大小作序者非不辨詩體以其無關要義故不
言耳詩有商周序但言周而不及商孔子生於魯故錄魯頌於
周後其先本殷人故錄商頌於魯後不綴一辭而其意自見後
世史官述其家世爲序傳附之篇末豈直化工與畫工之別哉

舜家門之難

書堯典篇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媯汭嬪于虞舜家門之事
始見有如此而孟子之書言之最詳公孫丑上篇自耕稼陶漁
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離婁上篇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舜
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下篇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

條東夷之人也萬章上篇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子父母

東晉古文

尚書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往于田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

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

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舜不告而娶帝妻

舜而不告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

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舜曰惟茲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封之有庠天

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

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立瞽瞍亦允若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王進士說緯

七

孟子正義趙岐注尚書逸篇

陳晉古文尚書擬入大禹謨

堯薦舜於天暴之於民使之主祭

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匹夫而有天下者德

必若舜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享舜迭爲賓主堯之於舜

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

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告子下篇舜發於畎畝之中盡心上

篇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舜之飯糗茹草也若

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

所言如此史記五帝本紀畧同但以舜在牀琴爲象止舜宮鼓

其琴爲異是乃史記之誤然皆以瞽瞍象之欲殺舜在堯妻二

女之後惟新序雜事一篇以耕稼陶漁及井廩事在未爲天子

時論衡吉驗篇謂事在未達堯時故後人多以孟子之言爲疑

宋司馬光史刻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惡害則與眾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瞽瞍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尙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蘇軾東坡書傳卷一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而孟子太史公皆言象日以殺舜爲事塗廩浚井僅脫於死至欲室其二嫂其爲格姦也甚矣故凡言舜之事不告而娶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舉皆齊東野人之語而二子不察也洪邁容齋三筆卷五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王進士說緯

天

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問以爲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爲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爲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固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時頑傲者旣已格乂矣舜履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亦允若

案此東晉古文尙書

大禹讓之文洪氏時未知其僞

旣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之意乎司馬公亦引

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而不及益瞽禹之辭故詳敘之若司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蓋相承而不察耳至於桃應有瞽

瞽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爲之辭宜其啟後學之惑蘇轍古史胡宏皇王大祀所辨畧同羅泌路史發揮卷五夫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諧以孝俾不格於茲爾旣不格茲則瞽瞍已底豫矣瞽旣底豫則井廩之事何自而舉乎凡此一皆未試用之前也逮其試用則有二女百官而奉之又復躬爲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勢亦大矣象縱不仁何得氏訓井廩謂孟子方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不暇井廩是非之辨斯亦黨矣夫軻固曰奚爲不知則是以爲有是事矣雖然匪軻志也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臯陶語也鬱陶乎思君皇清經解 卷五 王進士說緯

充

顏厚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

案此皆東晉古文書而筆合椽拾孟子之語以成文

而筆合

之以爲舜象之言此漢人之蔽也金履祥通鑑前編瞽瞍之欲殺舜也史記謂愛後妻子之故然瞽瞍特出於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考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則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耳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

近人崔述唐

一史記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愛後妻子常欲殺舜按父記此文采之書及孟子而書孟子皆未言爲後母則史記但獨其失愛故億之曰鄭武姜惡莊公而欲立公叔段隋文帝以獨孤后之言立廣而廢勇豈必皆異母哉漢劉表前妻生子琦琮後妻蔡氏之姪琮妻也遂愛琦而譖琦而世俗相傳謂琦與琮異母亦以其愛故億之也吾惡知舜之於象不亦如琦之於琮乎

近人梁氏玉繩史記志疑卷一焚廩揜井之事有無未可知

疑戰國人妄造也卽果有之亦非在妻二女之後此萬章隨俗之誤孟子未及辨而史公相承不察耳唐虞考信錄卷一經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之德能感其父母使不至於姦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欲殺已乎瞽瞍且欲殺舜何以謂之不格姦舜且不能使瞽瞍不欲殺已何以能使之不格姦哉舜既見舉受官則慎徽五典納百揆賓四門將惟日不足何暇閉居家中而完廩浚井而鳴琴也使瞽瞍之掣舜肘至此舜亦安能爲堯盡職乎象之惡舜雖封之猶不使得有爲於其國况乃使之治已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臣庶何罪焉蓋舜之家事見於經者父頑母嚚象傲而已因其頑嚚而傲也遂相傳有不使娶之說崔氏此卷先辨不告而娶之說謂經紀嬪虞事絕未見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堯爲天子瞽瞍卽不欲

皇清經解

卷三

王進士說緯

三

舜娶勢亦無如之何而烝烝乂不格姦之後何至尙欲其嫁以終身乎且瞽瞍果制舜使不得娶亦必將制舜使不得仕卽不告而仕矣瞽瞍知之獨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戰國時多好談上古事而傳聞往往過其實孟子但以義裁之苟相傳有欲殺舜之事諺

曰尺水丈波公明賈曰以告者過也天下事之遞述而遞甚其詞者往往如是君實之辨是也案指史刺程子蘇氏亦皆以此事爲

烏有但君實子由皆譏孟子之言之失程子亦有以意逆志之說而按此文乃萬章之語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聖人於弟之無藏怒耳况孟子七篇乃門人所記亦未必無遺漏潤色恐不當遂以是疑孟子也以上諸說皆謂孟子之言非實而崔氏之辨尤審然亦有遵信孟子者朱子孟子或問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

天子而欲殺之乎藉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
以爲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
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
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
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
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
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卽此
焚廩搶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辨而
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四書釋地
汪氏瑟庵曰或問理精義確毫無可疑以上章舜往于田等句
推之文義一例其出真古文可知史公嘗從安國問故得見
真古文王氏應麟困學紀聞卷二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序集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三

證百二十篇者并申
侯十八篇言之也

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

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崧案堯典疑
當作舜典

又不及貢以政接於有

庠謂皆逸篇之辭

崧案紀聞所言
本之趙岐注

閻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卷

二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之尙書析堯典爲一者不同故
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慎
微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
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
亦未爲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
於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
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
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曰四書釋地又續孟子或問著於

淳熙丁酉後以不復釐正遂不得與學庸並傳其實有勝集註者如父母使舜完廩是也其辭曰林氏云云

已錄在前余謂世誣舜

以瞽瞍朝已孟子則辨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辨其未嘗有凡於傳譌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只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辨殆幾於戲矣人固習而不察耳父母使舜完廩七十九字疑爲古舜典之文瞽瞍底豫集註以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實者之非也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豫時候較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淺深次第之不同只觀九男二女節有爲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三

歸已節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畎畝之中事也况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妻是君并不能得之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記斷非無據可知諸儒或疑之或傳會之概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於姦惡其格淺親能喻之以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以上諸說皆謂孟子之言非虛而閻氏之論尤密毛氏奇齡著舜典補亡亦取孟子謨蓋都君咸我績一節以爲似原經文其說與閻氏合崧嘗反覆推求孟子於伊尹之割烹要湯孔子之主癩疽瘠環百里奚之自鬻養牲皆力辨其非豈於舜事獨任其傳聞之

訛但發明聖人之心而不辨其有無哉夫聖人之心必由事而見所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無可憂可喜之事何所用其憂喜皆情勢皆不能殺之朱子閻氏但能卽此一節以爲斷而瞽象欲殺舜之故究未能明也蓋古之天子皆一國之君其德足以治天下則天下奉之爲天子王畿乃其本國而兼治天下諸侯之國如今時之直隸州知州既有其州治又兼統各縣也堯由唐侯爲天子見論衡古驗篇其初固一國之君也而舜父瞽瞍亦虞國之君故左氏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見昭公八年四岳師錫稱爲虞舜二女釐降亦曰嬪虞可知虞乃舜上世有國之名而舜則虞君瞽瞍之子非既有天下始以虞爲號也史記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三

五帝本紀謂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乃誤會也夫而有天下之語說見後瞽瞍有二子曰舜曰象愛象而欲傳以爵土又難於舜爲冢子故常欲殺之誠如金氏之說舜順適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欲求常在側如史記所云家語六本篇與史記畧同於是瞽瞍殺之之意亦已寢息書所謂克諧以

孝烝烝乂不格姦者此之謂也無如象奪嫡之意甚迫或與其母日讒譖之瞽瞍聽其言不爲之娶遂舜於外如殷高宗之放

孝已

見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帝王世紀

尹吉甫之放伯奇

同上引琴操

又如晉獻公

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而出三公子

見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舜亦窺見瞽

瞍之意讓國於象又愛念父母不敢自死若常在側則恐觸父之怒而啟其殺心致貽不慈之慝乃從父命別居時往省其父母其耕歷山而于田號泣爲不能事父母也此未受堯養時事

帝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事之將胥天下而遷尚在此後
孟子推原舜心以爲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
母可以解憂故類敘於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之時舜既見逐備
歷耕稼陶漁崧案史記於四岳薦舜之前已載耕歷山漁雷澤
陶河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矣而於二女
觀內九男觀外之後復云耕歷山人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
陶河濱器不苦窳史記志疑謂是史文複出錯見宜并移入上
文其說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見其在側陋
良是

之大畧如此孟子述象呼舜爲都君史記索隱引世紀以都君
爲舜字固非路史發揮以爲都鄙之君亦未明顯舜所居三年
成都鄙人奉以爲君故曰都君猶泰伯逃之荆蠻歸之者千餘
家而泰伯遂君於吳也舜卽不爲堯所用亦必能自立一國如
泰伯而讓虞與象矣崔氏考信錄謂都邑聚皆後世之名後人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三

追美舜德不必實有此事舜尙不能化象之傲歷山雷澤之人
豈皆賢而無不肖哉無乃感一家太難感一方太易乎崧案左
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見莊公二
十八年安知其名不起於上

古舜見逐於父母安知不於所居立宗廟以祀先君泰伯君吳
歸之者千餘家不歸者尙衆也歷山雷澤之人賢者歸之不肖
者自不歸不必以之爲疑譬象意在殺嫡立庶舜究安然無恙

且爲都君而譬象亦不加害豈非化於舜而烝烝乂不格姦之
驗乎周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
太子事見史記
周本紀宜臼之傳爲作小弁之詩以序其哀痛迫切之

情本詩小序朱
子集註從之孟子論此詩之怨不爲不孝而引孔子舜其至
孝矣五十而慕之言結之見告子
下篇蓋謂小弁之詩雖怨所當怨

惜宜自不能如舜慕親而讓象致有驪山之禍也舜之匿跡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飯糗茹草所以避象與秦伯之斷髮文身以讓季歷無異古書簡畧未及著明秦伯之讓賴孔子明之舜之讓孟子於論小弁之詩隱證而反形之於此益見秦伯之至德可比美於舜也已舜既爲郡君其孝聞於帝廷帝曰俞予聞之矣堯因四岳之薦而釐降二女於媯汭以觀內使九男事之堯先已以觀外媯汭者舜所居之都不在瞽瞍之城市故曰畝畝之中瞽既逐舜不患爵土不爲象有矣舜之娶帝之妻脫令告之瞽恐其生子有後復與象爭或置之深室使不得娶若以君道臨之而誅瞽舜且不能爲人何以妻二女凡娶與妻之不告所以全舜也瞽象見舜爲堯所養慮不能遂其傳國於象之謀於皇清經解 卷三 王進士說維 三

是殺舜之念復生史記謂尙復欲殺之是已并廩賤役一夫可任誠如洪氏羅氏之說然瞽與象設計殺之謨蓋郡君之語可證由所居

召歸屏其從人使之自爲舜能勿從命司馬公謂堯將禪舜以天下瞽腹豈不利之藉使殺舜已必隨踵而誅云云則朱子或

問於林氏說中辨之已悉惟其不知利害是以謂之頑傲瞽象但以殺嫡立幼爲利既殺而見罪於堯將據國以抗拒如苗頑之弗卽其矣見尙書旱陶謨禹征三苗事雜見古書東既能殺

舜則分其所有圖目前之利忘日後之害頑與傲者固當如是耳后昇寒浞距唐虞時未遠浞爲昇相昇既見殺浞因其室而

生澆見左傳襄澆至其嫂女歧之室佯求縫裳因與淫亂楚辭

裳而館同爰止王逸注言其事天問臣據君室弟淫兄妻載於古籍

如此象以傲稱度其所行無殊泥濘凡既可殺何必不室其嫂
朱子所謂不可以常情測度是已當堯之時敎未敷刑未明象
烏知殺兄妻嫂之悖倫亂法迨舉舜敷治而契敷敎皇陶明刑
後世之人以象之所謀見諸實事者自北齊隋唐諸君藉勢妄
行外臣庶之犯此者鮮豈非敷敎明倫之效堯爲君之大此亦
可見一端焚廩揜井乃既受堯養未爲堯舉時事孟子固曰養
於猷畝後舉而加諸上位也舜旣出井潛至其宮象往見其鼓
琴有鬱陶思君之語舜誠信而喜之以爲象已改行易慮使治
臣庶以試其才至封之有庫而不使得有爲於其國蓋見所治
無效且欲常常見之故使吏代之治也崔氏謂使治臣庶得肆
其虐始未見及此歟堯之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千戈琴張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三

衫衣賜舜當必有其次第而非并在一時初但養之於猷畝而
試之見其可用然後使之主祭主事玩我其試哉之語及史記
所載可見豈如崔氏所云惟日不足何暇閑居乎自焚廩揜井
不能殺舜譬象應已知舜不當死而殺念漸消舜亦爲堯所用
日見信任馴至禪位譬象益爲舜所化且利其富貴當必變伎
害爲親愛迨尊養兼備象亦受封譬於是允若而底豫焉不格
妄與亦允若時分先後情有淺深國君之子見棄於親未有家
室越在草莽而卒爲天子故曰匹夫而有天下非如史記所謂
微爲庶人也惟瞽瞍爲有國之君故欲殺舜以立象如晉獻公
之殺三公子以立奚齊見左傳信公四年羅氏又謂親之於子旣惡之
則無道殺之可也又何廩井完浚之迂見路史發揮卷五不知是時舜

已見禮於堯故瞽瞍欲使之或死於焚或死於揜泯其殺之迹
而以不幸而死白於堯庶逃於罪以分其所有當時情事以意
逆之昭然若揭真古文舜典雖不得見而孟子之言確不可易
何疑之有

子見南子

論語雍也篇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王蘧伯玉家靈公
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
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
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
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弟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云云與論語
皇清經解 卷五 王進士說緯

毛

同唯否字作不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
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
悅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
可疑焉

孔氏語見何晏論語集解

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

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古者大饗夫人與焉
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
獲已矣漢書王莽傳注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論衡
問孔篇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許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悅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
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
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

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寤者謂此爲天所厭耶按諸臥厭不寤者未皆爲鄙陋也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論衡三十卷史漢王充著

通惑經篇仲由不悅矢天厭以自明史通二十卷唐劉知幾著經典釋文論

語音義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蔡謨云矢陳也否鄭繆方有反

不也王弼李充備鄙反厭於琰反塞也又於豔反經典釋文三十一卷唐陸德

明論語筆解卷二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說失

之矣爲誓非也按指孔安國語後儒因以爲誓又以厭爲擲益失之矣

吾謂仲尼見衛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曰予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三

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

論語筆解二論語正義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

居羨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所厭也蔡謨曰夫子爲

子路陳天命也論語正義二十卷宋邢昺疏羣經音辨厭一音於頰切塞也

羣經音辨七卷宋賈昌朝著集註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否謂

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升菴經說卷十三矢者直告之非誓也

否者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

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悅者不悅夫子之仕非

不悅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

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

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

按王符當作王充亦無所

吠其聲矣

升菴經說十四卷明楊慎著

論語稽求篇卷三夫子矢之舊多不

解孔安國亦以爲此是疑文卽舊註解矢作誓此必無之理天下原無暗曖之事况聖人所行無不可以告人者又况與門弟子語何所不易白而必出於是且矢之訓誓別無考據惟盤庚有出矢言句是直言非誓言也晉欒肇作論語駁謂否是否屈言我所以屈體如是者以天之厭絕我也但否無否屈之解且矢字亦無義蔡謨謂矢爲陳此卽詩矢歌左傳矢魚之訓祇陳者下告上之詞如臯陶陳謨離騷叩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告見南子何事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且先煩記者鄭重記一句大不合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五

方得天也故史記世家記此事於夫子矢之下直曰予所不者竟以否字作不字不必訓詰蓋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是明明白文並無拗曲千古疑義皆

可豁然

原註所若也左傳所不與崔慶史記所不與子犯其皆作若解舊以此爲誓正以所字相似耳

宋孫奕

示兒編謂南子是南蒯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此與夫子欲赴佛胎同意而子路不悅故矢之此仍是以矢爲誓惟恐見淫人

而作矢誓涉暗曖也乃欲避南子一名而致稱南蒯爲子聖門

記者何便至此

論語稽求篇七卷近人毛奇齡著

四書典故辨正六卷後人疑

南子非當見之人因以南子爲南蒯說見孫奕示兒編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

時年二十有二

當云二

子路少孔子九歲時年十三

當云二

是

受業門墻耶何燕泉餘冬序錄陳絳金壘子顧太初說畧並取
季昭之說按孫奕字季昭皆失之不考四書典故辨正十二卷近人周柄中著 陔餘叢考

卷四望賢師弟之間相知有素子路豈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
爲足以相挽而愠於心卽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設誓以自表
白類乎兒女子之詛咒者楊用修說似較勝按卽升菴經說 此說本史

記索隱謂天厭之者乃我之屈否乃天所厭也則固不自用修
始矣然用修謂子路以孔子旣不仕衛不當又見其小君是以
不悅則夫子之以否塞睡之者又覺針鋒不接竊意子路之不
悅與在陳愠見君子亦有窮乎之意正同以爲吾夫子不見用
於世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遷就以冀萬一之遇不覺憤悒侘
傺形於辭色子乃直告之曰予之否塞於遇實是天棄之而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進士說緯 卑

可如何矣如此解似覺神氣相貫陔餘叢考四十三卷近人趙翼著 洙泗考信

錄卷三此章孔安國固已疑之蓋男女之別本不應見加以淫
亂益非所宜而指天爲誓亦與論語所記聖人平日之言不倫

何晏集解全采孔說不復別陳所見則晏亦疑之矣唐宋以來
乃或曲爲之說朱子謂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且據世家
之文以爲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其說似矣然古

禮不可考春秋傳中亦殊不見則朱子亦僅出於臆度恐不足
據也欒肇訓否爲屈蔡謨訓矢爲陳謂孔子爲子路陳天命否
屈乃天之所厭見南子者時不獲已也其說巧矣然文義則牽

強難通事理則無所發明且孔子在衛乃際可之仕禮貌衰則
去之亦不至於時不獲已而自屈也或以南子爲南蒯南蒯

固不優於南子而其時亦不合所謂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辭者其說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僅兩章蓋後人采他書之文附之篇末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爲之解也

錄六卷近 蔡觀諸說其所訓釋辨論雖或不同亦可云詳備矣

然此章之難解者在矢之二字子見南子與孟子見梁惠王之

文一例惠王卑禮厚幣以聘孟子而後孟子見之可知子見南

子亦然夫人與君敵體故大饗而夫人與焉

禮記坊記陽侯殺纓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君可見則夫人亦可見此其不必

疑者也陽貨欲見孔子而孔子不見子路之不悅倘謂南子有

淫行當如拒陽貨者拒之孔子但當告以可見之故而責之以

言如野哉由也之類足矣假使記者記之日子見南子子路不

悅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復何疑之有今於不悅之下特書矢

之二字而其言若此可見詞色之厲異於平日之立教如治國

其如斯乎指其掌者之既記其言且記其象矣無論矢之訓誓

見於爾雅釋言篇

據蓋偶忘之 卽諸說之訓爲陳爲直告皆

與當時情詞不合竊謂子路之不悅非以見淫亂之人爲辱而

已必合衛君父子夫婦及夫子在衛之事旁叅互證然後此章

之旨可明南子者衛靈公之夫人而太子蒯瞶之母也

蒯瞶後 蒯瞶之子曰輒

後稱 於靈公爲嫡孫南子宋女舊通於宋公子

出公 朝及爲夫人靈公爲之名宋朝於宋蒯瞶過宋野野人歌之曰

事見春秋定公十四年左傳及杜註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所謂淫亂者此也

見同 蒯瞶恥其母淫亂欲殺之不果出奔宋上 靈公遊於郊子南

僕子南靈公

公曰余無子

謂太子蒯聩得罪出亡也

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

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

大夫士言立嫡當與外內同之君命祇辱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

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

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見左傳哀公二年衛君

之事如此靈公出公之時孔子皆嘗在衛孟子所謂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於衛孝公公養之仕是也見萬章下篇集註謂據史

記孔子世家以見南子為衛靈公時然史記舛誤最多揣其情

事當在出公輒時輒之立南子主之晉趙鞅納蒯聩於戚與之

爭國輒恐其位不固欲用孔子以鎮服人心故冉有以夫子為

衛君子問於子貢見論語述而篇集解引鄭注子路有衛君待

皇清經解

卷王音七

王進士說緯

聖

子為政之言見論語南子探知孔子無為輒之意乃以聘饗之

禮請見意欲孔子之為輒也其時南子雖已寡居然婦人之義

夫死從子見禮記輒乃嫡孫無異於子孔子見時輒當在側特

記者畧而不書耳崧案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

輒用幣杜註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公欲

宋致女復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再拜云云其時姜亦寡居也

朱子謂古有見小君之禮殆即此先是子路問孔子衛君待子

而為政子將矣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孔子之責

子路至嚴切矣衛君之名不可正則衛之政必不可為將見南

子時子路或他往而未及阻然南子之請見其欲孔子為政則

不問可知子路疑孔子或詐南子為政而與前言正名相反所

以不悅孔子嘗責子路以知德者鮮又誨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今於衛君之事前則謂正名爲迂後復不知南子之可見因茲不悅而怒其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深負平日之教於是激而矢之其辭云云者言我欲正名雖人事而本於天道當始終如一豈因此見而稍改否當如鄭氏繆氏之訓爲不謂不正名也厭者棄絕之意此章之旨作如是解而後事理允協詞意並昭前人但就本文尋繹而不旁叅互証宜其支離牽強無所發明也至南子爲南蒯之說前人已糾之矣又列女傳卷三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

皇清經解

卷千三百七

王進士說緯

聖

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釋史卷七十五按夫人卽南子列女傳記此於仁智而別記南子於嬖孽則此夫人蓋在南子前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七十一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六事表

無錫顧祭酒棟高著

春秋時令表敘

春秋開卷書春王正月議者紛然蔡氏尚書傳既主不改時改月之說而文定傳春秋又謂夫子虛加春字於月之上認周本是冬十一月夫子特借以明行夏時之意是皆攷古未核惑於冬不可爲春之疑遂至輾轉相誤也後漢書陳寵傳有曰天開於子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關於丑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生於寅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是子丑寅三陽之月皆可以言正皆可以爲春明矣而謂周有天下更姓改物於履端初始稱冬十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十一

經義叢鈔

一

一月以號令天下一年之內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既不改時月矣而謂夫子爲周之臣子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戾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以訓也今試以經文最顯然者證之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若是夏正則震電不爲災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是夏正則無冰不足異矣蓋自王朝之發號施令列國之聘享會盟與史官之編年紀月較若畫一其餘田狩祭享猶用夏時如蒐苗獮狩禴祀烝嘗則以夏時起事而易其時與月之名若桓四年春公狩于郎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是也此皆其歷歷可見者而傳文內間有一二從夏正者蓋亦有故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而傳書秋劉氏敞謂正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

者故致與經錯異可見當詩諸侯亦不盡用周正孔氏穎達云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故杞宋各行其祖正朔先儒謂宋行商麻晉行顛麻顛麻卽是建寅故傳書晉國之事多有從夏正者若卜偃與絳縣老人之言可證也要自其國通行已久習俗使然三代原所不禁而其告於王朝則一稟周之正朔左氏特採錄列國之私史其史官之紀載未經改正故致偶見此一二耳無容以爲不改時月之驗也其經文則與尙書符合斷然周正無疑善乎朱子之言曰夫子未筆削以前魯史原名春秋可見以春首時片言破的諸儒無所置喙矣

案春秋周正夏正紛如聚訟宋儒既有冬不可爲春之疑而

主周正者又於經典一二偶不合之處必欲強以同之是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二

尋破綻是以後人益增惶惑靡所適從愚謂改正朔卽是改時月周斷無稱冬十一月爲歲首之理王者之發號施令與史臣之編年紀事自宜畫一斷無不用周正而反從夏正之理惟民俗話言習于夏正已久偶有雜出者在三代原所不禁如毛詩用周正而春日遲與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則不可以周正言以撫時道景于夏時爲切也論語行夏之時明言周家改時而莫春曰春服旣成孟子通篇用周正而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俱不可以周正言以飲食日用于夏時爲宜也惟不必一一強求其同而正無害其爲同因得張翠屏先生定本附列于時令表之後其未備者增入之其強合者駁正之而後學者于諸經通達無礙無齟齬不

合亦無勉強求合之病而春秋王正月之爲周正益瞭然無疑矣其于經學未必無小補云僖十五年韓之戰及昭三十二年城成周與經所書先後俱差兩月經用周正傳因晉俗而用夏正此便瞭然杜預載汲冢書記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爲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篇皆用夏正先儒謂晉封太原沿唐堯之故俗理或有之然看來成周盛時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三代之所不禁看幽風稱一之日二之日公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月起數周有天下遂定爲正朔但不曰正而曰一以避時王之尊號至武王伐商之年商命未改猶曰惟一月壬辰不敢遽用正字詩書所稱同一揆也文王於殷時彖易於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亦用子月起數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經義叢鈔

三

八月爲夏之六月夏殷時不禁幽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晉之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則啟之罪狀有扈氏只當云怠棄夏正不當云怠棄三正矣孔子大聖人爲周之臣子不當教顏淵以行夏之時矣當日答顏淵只是現在侯國有用顏子爲政者便當行此數事非必謂代周而有天下更姓改物然後行夏之時也孔子時不比孟子時以扶起衰周爲念若謂百年之後代周而王者當如此則孔子教顏淵乃是懸空說話不是現在可行之事豈聖賢商畧治道之旨乎可見當時原是通用在聖人亦看得平常又何疑于晉之用夏正也

呂氏大圭以爲孔子答顏淵行夏之時謂顏子傳志行道改革天命當如是爾如使顏子未能改革天命則是布衣其時王之制不得擅用夏時其說太荒唐顏子當日是布衣其豈有改革天命之理彼蓋未知夏殷周三正原通行故耳

謂秦以寅月書正第以十月爲歲首亦未然彼第見呂不韋作月令用夏正故云然不知秦亦改時改月亥月竟僭春正月至寅月已僭夏四月矣沿至漢高惠文景之世猶然至武帝太初定厯改用夏正史官因追改前年月獨漢元年冬十月失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五星聚東井致高允之疑其實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七月初未交中氣猶未離六月躔度日在鶉火與東井秦分鶉首猶是隔宮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故俱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錯因後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爲夏正之十月則日躔析木之次與鶉首秦分隔離七宮金水無會聚之理秦之改時改月無所見此一條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詳見唐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四

宋劉攽貢父說中顏劉俱在史前而史援引張說未及辨正可見攷核精細之難也

又案秦時置閏俱僂後九月蓋是時厯法不講不知隨時置閏之法都堆積在歲終春秋末年已有此病此亦秦改時改月之一證也秦史只僂爲閏十二月漢太初以後追改爲後九月耳

春秋朔閏表敘

余讀春秋每苦日食置閏不得其解據先儒舊說春秋不應置閏而置閏者凡二見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應置閏而失不置者凡三見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襄二十七年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蝓至日食之乖繆尤多穀梁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

既朔也及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儒皆以爲日無頻食法日月無頻交之理不交無從有食歷千午罔有折衷又經傳中日月多有互異孔穎達曰凡異者多是傳實而經虛以余攷之亦有經不誤而傳誤者有經傳俱不誤而杜以駁正經傳反致誤者孔氏僅能發明杜氏之義而無能救正杜氏之失至宋儒益務以義理爲穿鑿不攷本末憑空臆斷至使千年經義沈霾晦蝕于附會之儒生鹵莽之老宿重可歎也歲癸亥華生綱從余遊年二十三歲性敏而有沈思余教以推求春秋朔閏之法以方幅之紙一年橫書十二月每月繫朔晦于首尾細求經傳中之干支日數不合則爲置閏始猶覺其牴牾十年以後迎刃而解其合者凡十九不合者前後

率不過差一兩日因經傳之日數以求晦朔因晦朔之前後以定閏餘與杜氏長麻不差累黍其違異者則爲著論駁正之乃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迹指掌可數彙若列眉而後儒之憑空臆造都成寢語試約舉三四事言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也杜謂甲戌前年十二月廿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今考桓四年冬當有閏十二月甲戌實是正月廿一日而已丑則一月七日也是經書正月甲戌不誤第甲戌之下當有闕文己丑之上併脫二月兩字耳傳不知而誤以爲再赴杜併不知而誤以今年之日屬之前年由失不置閏故也昭元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烝于溫杜以甲辰爲十二月朔謂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不知是年

當閏十月不可依長曆作閏十二月經傳皆有十一月己酉己酉先甲辰五十五日則甲辰非十二月朔可知服虔云甲辰夏十一月朔也蓋夏之十一月於周爲正月晉烝以孟冬而趙氏以仲冬烝于家廟傳以烝本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此明係兩月事趙氏之烝自在明年正月傳紀晉事自用晉之夏正耳杜不知傳文書法之變誤以來歲之日屬之今年由置閏失所故也更有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誤者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日食鼓用牲于社左傳曰非常也左氏之意蓋謂正陽之月日食爲非常之變異爾是解所以鼓用牲之故而杜釋爲非常鼓之月由置閏失所誤使七月爲六月夫不應伐鼓而伐鼓不過失于

謹慎未足重煩聖筆而正陽之月受陰氣虧損乃災異之大者杜不舉其大而舉其細何爲乎今推算辛未確是六月朔日自莊元年閏十月至二十四年閏七月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而孔氏曲從杜說反謂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所以使七月爲六月此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自誤也又有杜孔俱不誤而後儒以意推求而誤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去凡四十二日杜孔俱云日誤而胡文定指爲閏月經不書謂是喪服不數閏之證呂氏本中至反駁杜孔爲非殊不知置閏須通計兩年上下若此年十二月置閏則來年二月安得有癸卯五月安得有庚午乎今推算閏當在來年之八月此宋儒不攷經傳前後橫空臆度並

不信杜孔而失之者也此卷獨多約有一百八十餘頁就一卷中釐爲四卷學者執是求之以上下數千年諸儒議論如堂上人判堂下人曲直又如執規矩以量物毫髮不容少錯余于此用心良苦而位置閏月排列朔晦則華生經始華子師道改正之力爲多嗚呼綦難哉余往懷此志六七年而苦無端緒聞泰興曙峯陳先生有書六卷屢郵書求其令嗣而不獲而臨川師有春秋年譜一書亦未見示亡兒炳從旁贊曰是不難從經傳日數求之足矣此事兒請任之余呵之曰爾何知炳不敢言而退今幸是編成喜二華之能成吾志而又恨亡兒之不得與成其事也爲泣然者久之

附 自隱元年至哀十六年孔子卒止通計二百四十四年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七

論常麻法當有九十閏今據經傳月日推校得八十七閏杜註于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十一月以應天正今來凡八十九閏通計少一閏

又左傳襄九年十二月下有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杜註謂此年不得有閏月當是門五日之譌除此不算外通計表內閏月見經者二見傳者七

凡長麻失不置閏今增置者三桓四年閏十二月莊二十年閏十二月成十二年閏五月長麻錯置閏今削去者一莊二十九年閏二月其置閏稍有後先今改正者五僖八年閏十一月今改九年閏七月文八年閏七月今移在九年昭元年閏十二月今改閏十月八年閏八月今改十年

閏五月哀五年閏十月今作閏十二月皆據經傳上下月日參校不敢曲爲遷就餘悉同長麻

案公穀二傳說晦朔多難信公羊于僖十六年春正是月六鷩退飛過宋都云何以不日也也是非晦而謂之晦又云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晦于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成十六年六月己卯晦晉楚戰于鄢陵俱云晦真也是實晦而謂之非晦何休又云非卓侓之事無取乎言晦朔若趙盟奚戰是也謂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趙春秋說以丙午爲二月晦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丙午爲五月朔今案二月無丙午丙午是三月初四日五月丙午是月初五日公羊何氏

言朔晦者俱謬穀梁于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亦云晦冥同公羊于成十六年甲午晦鄢城之戰又云遇晦日晦同左氏俱無憑準故朔閏表不錄二傳

趙氏匡曰公穀于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並云晦冥也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此言晦者亦晦朔之晦爾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爲麻數之證穀梁于成十六年傳云事遇晦書晦何得于此獨名晦冥乎

春秋長麻拾遺表敘

余旣輯春秋朔閏表懼後人不之信因命施生龍淵就註疏中採出杜氏長麻凡百餘條都爲一卷嗚呼長麻一書意當唐初

孔氏穎達世猶存今已不可得見獨其吉光片羽流傳於斷楮殘墨之間學者得因是以攷見當時之日月誠不可不寶愛而珍惜之也余嘗觀其前後歎杜氏用心精細千年來未有及者顧余嘗疑之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甲子晉侯侂諸卒杜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如此則九月當爲甲寅朔經有七月乙酉伯姬卒乙酉先甲寅二十九日其年有閏七月無疑杜長麻于八年十一月置閏則是年七月安得有乙酉乎據傳七年冬閏月惠王崩既七年有閏足知八年無閏此杜置閏之一失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杜云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是年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烝于温杜云甲辰十二月朔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不知是年當閏十月而長麻誤作閏十二月故反疑經傳爲誤己酉實十一月五日而甲辰爲來年正月朔由晉用夏正本十一月事故傳繫之今年耳此杜置閏之再失也昭九年四月陳災傳曰火出而火陳杜長麻以爲八年不應有閏而悞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見今攷上下傳文八年實無閏如八年有閏則九年二月安得有庚申十年五月安得有庚辰是閏在十年五月以後明矣周之四月夏正二月昏弧中且建星中則夜半時大火得見東南不必前有閏月此杜置閏之三失也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傳在九月明是晉用夏正故經傳互異而杜以爲從赴以傳之壬戌爲九月十三日以經之壬戌爲十一月十四日傳紀晉事往往與

經先後兩月凡經書春者傳皆在前年之冬豈得盡以爲從起
此由不知經從周正傳從夏正誤混爲一致令時日違錯此又
杜之四失也夫日月之差譌其小小者耳而聖人之書法其宏
綱大指未必不係于是是可不爲鄭重而推究之歟以杜氏之
精細猶不免差繆若此恨不能起先生于九原而爲之指正其
闕失也雖然杜氏迄今二千年其長麻之存于今者千百之十
一耳然卽此十一求之以攷見當時之日月先生有知應引爲
繼起之有人則余小子曷敢多讓謹就此百餘條內其標明日
月者推明是月爲某朔以余所推合之其不同者旣具論如右
其同者識明一同字與朔間表相表裏俾學者知今日之推求
非無根據而先生之長麻幾如碎鼎之復完晉唐以來不獲睹
皇清經解卷之三十一
經義叢鈔
十

之書至此復燦然大明于世好古之士有不歎爲千年法物一
且復出矣乎

春秋列國疆域表敘

昔武王大封列侯各有分地至春秋時猶存百二十四國稅安
禮爲作春秋指掌圖以明之余謂是不可圖也若從其始封則
與春秋時之疆境不合若從春秋當日則二百四十年中強兼
弱削月異而歲不同當以何年爲準而圖之卽以周與晉楚論
晉之始封太原百里之地耳其後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拓地漸
廣而最得便利者莫如伐虢之役自澠池迄靈寶以東崢函四
百餘里盡虢畧之地晉之得以西向制秦秦人抑首而不敢出
者以先得虢扼其咽喉也至文公啟南陽奄有覃懷後經營中

原迫逐戎狄凡衛河以北殷墟之境之没于狄及邢之滅于衛滑之滅于秦者晉盡取之于是東及朝歌北盡邯鄲自河南之彰德衛輝至直隸之大名廣平順德悉爲晉有而謂晉猶昔日之晉乎楚封丹陽蓋在今歸州東南七里至文王滅鄧縣申息封畛于汝此時已涉河南北汝之境以後蠶食諸夏鄭及唐葉皆南陽府地也江黃道柏蓼胡沈皆汝寧府地也最後城州來居巢鍾離則更侵入鳳陽廬壽之境而謂楚猶昔日之楚乎至周之東都鄭氏詩譜云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畿內方六百里逮後南陽入于晉祭地入于鄭伊川入于陸渾日昃月削故襄王以前猶能與師伐鄭伐翼襄王以後如病痿蹙不能起王畿已非復東遷之舊況在小國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經義叢鈔

士

乎夫弱小之日就微滅與大國之漸肆吞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曰是不可圖也夫不原其始封則不明先王星羅棋置犬牙相錯之至意而不極吞併所至則又無以識春秋當日之大勢故自王畿以下凡晉楚諸大國先區明其本境以漸及其拓地之疆域終春秋之世而止而小國亦還其始封末云後入某國爲某邑庶前後之疆索瞭如而廢興之故亦從可概睹矣

周東遷後王畿疆域尙有今河南懷慶二府之地兼得汝州跨河南北有虢國桃林之隘以呼吸西京有申呂南陽之地以控扼南服又名山大澤不以封虎牢峯函俱在王畧襟山帶河晉鄭夾輔光武創業之規模不是過也平桓莊惠相繼百年號令不行諸侯攘竊王不能張皇六師更復披析其地以爲賞功酒

泉賜號虎牢賜鄭至允姓之戎入居伊川異類逼處莫可誰何
晉滅虢而鎬京之消息中斷楚滅申而南國之窺伺方張至溫
原蘇忿生之田與鄭復以賜晉則舉大河以北委而棄之由是
懷慶所屬七縣原武屬鄭濟源修武孟縣溫縣屬晉王所有者
河內武陟二縣及河南府之洛陽偃師鞏縣嵩登封新安宜陽
孟津八縣汝州之伊陽魯山許州府之臨潁縣與鄭接壤而已

周疆域論

論曰嘗讀詩至召芟之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闕國
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喟然嘆曰此其故春秋盡之矣周自平
王東遷尙有大華外方之間方六百里之地其時西有虢据桃
林之險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呂扼天下之膺屏東南之固而南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經義叢鈔

三

陽肩背澤潞富甲天下轅轅伊闕披山帶河地方雖小亦足王
也故桓王之世猶能興師以號召諸侯虎牢屬鄭仍復收之至
惠王始與鄭以武公之畧張弛自如皇綱未盡絕于天下也而
孱弱不振日朘月削楚滅申而東南之蔽失晉滅虢而西歸之
道斷至襄王以溫原界晉而東都之事去矣然論者謂襄王之
失計此又非也在桓王時已嘗以十二邑易鄆邾之田于鄭鄭
不能有而復歸諸周周復不能有而強以與晉如豪奴悍僕主
人微弱不能制而擇巨室之能者使治之至襄王時已視爲棄
地固不甚愛惜也晉得之而日以強周日以削至祭人于鄭晉
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楚伐陸渾而遂觀兵周疆矣然則詩人所
歎息痛恨于日蹙國百里者其此之謂歟謹志其疆域而歷敘

其廢削之所由使後之論周事者有考焉

魯國在春秋實兼有九國之地極項鄆郭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鄆郟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其疆域全有兗州府之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汶上濟寧州嘉祥八州縣之地後兼涉滕縣鄒縣嶧縣與邾接壤又泰安府之泰安縣與齊接壤兼有新泰縣萊蕪縣沂州府治及費縣沂水縣曹州府之鄆城縣爲魯西鄆鉅野縣爲獲麟處城父縣單縣爲高魚邑涉范縣界又兼涉青州府之安邱諸城二縣與莒接壤又河南陳州府項城縣爲魯所滅項國地又涉江南之海州跨三省共二十六州縣

魯疆域論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經義叢鈔

三

論曰余讀春秋至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嗚呼魯之東西境盡之矣余嘗往來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土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可到其地平行無高山大川爲之限隔無魚鹽之利爲之饒沃故終春秋之世常畏齊而附晉又其西南則宋鄭衛及邾莒杞鄆諸國地犬牙相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祓易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邾向鄆取之莒而邾則空其國都致邾眾退保嶧山與莒爭鄆無寧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旣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然終不能抗衡齊晉豈特其君臣之孱弱亦其地當走集以守則不足以固以攻

則不足以取勝也徒以周公之後世爲望國爲晉楚所重故楚靈爲章華之臺而遠啟疆特致魯侯以落之好以大屈至戰國時猶存于諸姬最爲後亡豈非周公之明德遠哉

齊國在春秋兼併十國之地紀邲譚遂鄆陽萊七國之滅見於經如莒之故封介根及牟介二國俱不詳其滅之何年其疆域全有青州濟南武定登州萊州五府之地獨青州府之安邱諸城二縣闢入莒地後入魯又東昌府之聊城爲聊聶堂邑縣爲棠邑荏平縣爲重邱泰安府治與魯接壤又兼有東阿肥城平陰及東平州斗入兗州府之陽穀一縣沂州府之蒙陰一縣與魯衛錯壤又曹州府之范縣爲齊廩邱及顧地則齊晉宋魯衛五國交錯處也直隸天津府之慶雲縣爲齊無棣地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七

經義叢鈔

七

齊疆域論

論曰齊於春秋號爲大國然以山東全省計之兗州強半屬魯泰安與魯參半東昌晉衛錯處他如青州濟南魯地犬牙其間齊所全有者武定登萊三府及曹沂所屬數縣而已其形勢要害不如晉幅員廣遠不如吳楚徒以東至海饒魚鹽之利西至河憑襟帶之固南至穆陵有大岷之險北至無棣收廣莫之地用管子之計官山海遂成富強爲五伯首豈惟地利抑亦人謀之善也然管子以圖伯者陳氏亦用以竊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以國爲餌卒成篡奪器一也而搯之者則異豈非得其人則用以興失其人則遂以亡者歟

晉國所滅十八國又衛滅之邢秦滅之滑皆歸于晉景公時翦

滅狄盡收其前日蹂躪中國之地又東得衛之殷墟鄭之虎牢自西及東延袤二千餘里有山西全省又有直隸大名府之元城縣爲沙鹿山晉所取之五鹿地廣平府之邯鄲咸安清河永年四縣順德府治與邢臺任唐山三縣俱與衛接壤眞定府之晉州趙州冀州及藁城欒城柏鄉臨城四縣山東東昌府之恩縣冠縣曹州府之范縣與齊魯二國接壤又河南懷慶府之濟源脩武孟温四縣衛輝府之汲縣淇縣輝縣濬縣新鄉縣南自解州平陸縣渡河有河南府之陝州閩鄉靈寶桃林之塞在焉永寧渾池偃師三縣後又得嵩縣陸渾地與周接壤其西自蒲州永濟縣渡河有陝西同州府之朝邑韓城澄城白水四縣及華州華陰縣又延安府爲晉河西上郡西安府之臨潼縣爲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經義叢鈔

五

晉疆域論

論曰晉當春秋之初翼侯中衰曲沃內亂不與東諸侯之會盟疑于荒遠之地然其地實近王畿是時周新東遷列侯未甚兼併沈如蓐黃處在太原虞虢焦滑霍楊韓魏列于四境晉于其中特彈丸黑子之地勢微甚而桓莊之時猶能命諸侯以討有罪曲沃之叛也王命虢公伐曲沃至翼侯滅矣而虢仲芮荀侯賈伯同日興師庶幾方伯連帥之義安在江漢常武不可再睹哉而釐王貪其寶賂列爲諸侯肆其狂獮吞滅小國自武獻之世兼國多矣以不赴告故經不書不復可攷見蓋天下之無

王自晉始及勢既強大乃復勤王以求諸侯周室之不亡復于晉重有賴焉自滅虢據崤函之固啟南陽扼孟門太行之險南據虎牢北據邯鄲擅河內之殷墟連肥鼓之勁地西入秦域東軼齊境天下扼塞鞏固之區無不爲晉有然後以守則固以攻則勝擁衛天子鞭笞列國周室藉以綿延者二百年是猶倒持太阿之柄以與人而復假之以自衛也然使晉不兼併諸國周亦無能聯絡形勢以自強何則周行封建其勢散而晉併列國爲郡邑其勢聚封建之不如郡縣自春秋之世不已較然哉

國在春秋吞并諸國凡四十有二其西北至武關在今陝西商州東少習山下文十年傅子西爲商公卽商州之維南縣也與秦分界其東南至昭關在今江南和州含山縣北二十里昭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經義叢鈔

去

十七年吳楚戰于長岸卽和州南七十里之東梁山與太平府夾江相對是也與吳分界其北與河南之汝寧府南陽府汝州與周分界其南不越洞庭湖全有今湖北十府八州六十縣之地惟隨州爲隨國僅存又全有河南之汝寧南陽二府光州一州又闡入汝州之郊縣魯山縣河南府之嵩縣開封府之尉氏縣許州府之鄆城縣及禹州與鄭接壤四川夔州府之奉節縣與巴接壤江西之南昌南康九江饒州與吳越錯壤又全有江南之廬州鳳陽潁州三府及壽州和州之地江寧府之六合太平府之蕪湖徐州府之碭山則與吳日交兵處也後廬壽之地多入于吳

論曰余讀春秋至莊六年楚文王滅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天下之勢盡在楚矣申爲南陽天下之膏光武所發迹處是時齊桓未與楚橫行南服由丹陽遷郢取荊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羅都爲郢郢之地定襄陽以爲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然其始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王東遷卽切切焉戍申與甫許豈獨內德申侯爲之遣戍亦防維固圉之計有不獲已逮桓王莊王六七十年之久楚之侵擾日甚卒爲所滅自後滅呂滅息滅鄧南陽汝寧之地悉爲楚有如河決魚爛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窺周疆矣故楚出師則申息爲之先駢守禦則申呂爲之藩蔽城濮之敗而子玉羞見申息之老楚莊初立而申息之北門不啟子重欲取申呂以爲賞田而巫臣謂晉鄭必至于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七

漢申之係于楚豈細故哉故論當日楚之形勢東拒齊則召陵之陘爲咽喉之塞西拒晉則少習武關通往來之道南面扞吳則鍾離居巢州來屹爲重鎮迨州來失而入郢之禍始兆楚之植基固而形勢便使周麻猶繇延四百年不遂併于楚者桓文之力也

案王風揚之水先儒謂譏平王忘父仇內德申侯爲之遣戍者非也蓋申侯可仇申之地自不可棄戍申自不容已但不當使畿內之民戍耳平王若能發憤興師命方伯連帥南向討楚侵擾之罪申自不煩戍卽云戍亦當使方伯連帥當其役何至使畿內之民反爲侯國遠戍是足顧居上首顧居下詩所以致怨于平王之微弱也言激揚之水至不能流一束薪喻以天子之

威令不能役使羣侯也彼其之子指方伯應成申者而言不與我成申言當時方伯不能爲王家効命而使我獨當此苦所以懷思而欲歸也如此纔與與意淡洽有味朱傳以之子指其室家則與束薪意一毫無涉上下文不聯貫矣至謂內德申侯尤非詩明言三國成申成甫成許甫卽呂也後申呂俱爲楚滅而許役屬于楚此時楚之侵擾三國已被其禍成自時勢不得不然平王豈有德于呂許二國者哉且詩備彼其之子俱係賤惡之辭外之之辭如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猶言乃如之人夫已氏云耳若詩人謂其室家豈宜作此等語余因春秋而備論揚水之義如此

宋國在春秋兼有六國之地宿偃陽曹三國其見于經者也杞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經義叢鈔

六

戴及彭城則經傳俱不詳其入宋之年而地實兼併于宋其封域全有河南歸德府一州八縣之地開封府之杞縣封邱縣有宋之長邱蘭陽縣有宋之戶牖衛輝府之滑縣有宋之城鉅陳州府治之睢寧縣有宋檀地西華縣有宋鬼闡地又江南徐州府之銅山縣沛縣蕭縣潁州府之太和縣山東兗州府之金鄉縣寧縣泰安府之東平州後滅曹又得曹州府之曹縣荷澤縣定陶縣共跨三省九府二州二十三縣之地

宋疆域論

論曰宋嘗適汴梁取道鳳陽由歸德以西歷春秋吳楚戰爭地及杞宋衛之郊慨然思曰周室墓布列侯各有分地豈無意哉蓋自三監作孽武庚反叛周公誅武庚而封微子于宋豈非懲

創當日武庚國于紂都有孟門太行之險其民易煽其地易震而商邱爲四望平坦之地又近東都日後雖子孫自作不靖無能據險爲患故殷之遺民屬之懿親康叔而祀宋接壤俱在開歸匪特制馭亦善全先代之後宜爾也入春秋時宋乃有彭城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故終春秋之世宋最喜事齊興則首附齊晉與則首附晉悼公之再伯也用吳以恃楚先用宋以通吳實于彭城取道楚之拔彭城以封魚石也非以助亂實欲塞夷庚使吳晉隔不得通也晉之滅偃陽以畀宋也非以德宋欲宋爲地主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蓋彭城爲宋有而徂爲楚地偃陽爲楚與國皆在今沛縣境如睽噎中之有物宋有偃陽而吳晉相接如左右手矣故當日楚最仇宋常合鄭以嚙宋亦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經義叢鈔

九

最力迫悼公已服鄭不復恃吳吳闔閭之世力足以制楚不復專賴晉而宋于是晏然無事是彭城之係于南北之故者非小而宋常爲天下輕重者以其有彭城也自後吳日強橫齊魯俱被其毒害而宋始終不受兵亦以前日爲東道主之故而黃池之役吳歸道自商魯王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蓋祀宋舊封其非險阨之地久矣

國 簡之始封兼三監之地封域本大後再遷至帝邱其舊封多入于晉稍迫狹矣春秋之初霸令未興諸侯多務兼併以自益而衛以介在齊晉宋魯四面皆大國無所脞削又屢經狄難崎嶇遷徙其地有今之直隸大名府開州及府治元城縣魏縣長垣縣廣平府之邯鄲縣爲邯鄲邑旋入晉河南衛輝府之淇

縣爲始封之朝歌汲縣爲河內輝縣爲百泉後俱入晉僅有滑縣之楚邱及漕地耳又兼涉懷慶府修武縣界有彰德府之安陽縣內黃縣林縣歸德府之睢州爲襄牛地又錯入開封府之封邱縣山東曹州府之濮州爲城濮地曹縣爲南楚邱地又錯入兗州府之陽穀縣泰安府之東阿縣其地多奇零與諸國交錯共跨三省十府三州十二縣之地其入晉之地不在內

衛疆域論

論曰衛地西鄰晉東接齊北走燕南拒鄭宋楚之與晉爭伯也爭鄭宋而衛不受兵以鄭宋南面爲之蔽也晉文城濮之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蓋欲爲遠交近攻之計結衛以折晉之左臂使晉不得東向爭鄭也故晉文當日汲汲焉首事曹衛豈惟

皇清經解

卷五 晉主

經義叢鈔

三

報怨之私亦事勢有不得不爾晉欲救宋則不得不先伐衛晉欲服鄭則不得不先服衛衛服而鄭魯諸國從風而靡矣蓋衛踞大河南北當齊晉鄭楚之孔道晉不欲東則已晉欲東則衛首當其衝曹衛以北方諸侯而爲楚之役天下幾不復知有中夏此晉之用兵所以不獲已也自是以後衛幾同晉之鄙邑其曹濮之地與齊犬牙錯互宣成之世衛屢受齊師每有齊師則乞援于晉至春秋之季年晉鄭之大夫擅權孫林父以戚如晉晉取衛懿氏六十與孫氏戚近帝邱衛都肘腋之地世爲孫氏邑自是衛非復衛有并不爲晉有而爲晉鄭大夫所營狡兔之三窟也失其地利首受強鄰之見侵繼受叛臣之桀驁衛之爲衛亦可哀矣哉

鄭國桓公武公當幽平之世以詐取虢檜之地其地當中國要害四面皆強國故雖以鄭莊之奸雄無能爲狡焉啟疆之計終春秋二百四十年僅再滅許肆其吞噬而已而虎牢入晉雒櫟邠入楚鄭之封疆亦蝕于晉楚焉其地有開封府之祥符蘭陽中牟陽武鄆陵洧川尉氏鄭州河陰汜水滎陽滎澤凡一州十一縣亦兼涉杞縣與楚接界陳畱與陳接界封邱與衛接界許州府爲所奪許國之地禹州爲櫟都汝州之魯山邠縣本楚以餌鄭旋復爲楚奪又闢入衛輝府之延津縣河南府之登封縣鞏縣偃師縣陳州府之扶溝縣懷慶府之武涉縣歸德府之睢州其地俱在今河南一省其闢入直隸大名府之長垣縣者爲祭仲邑東明縣有武父地僅彈丸黑子而已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

經義叢鈔

主

鄭疆域論

論曰鄭當幽王之世王室未遷遽與寄帑之謀攘取虢檜之國而有其地首亂天朝之疆索鄭誠周室之罪人矣入春秋後莊公以狙詐之資倔強東諸侯間是時楚僻處南服而晉方內亂莊公與齊魯共執牛耳其子昭公厲公俱梟雄絕人使其兄弟輯睦三世相繼鄭之圖伯未可知也乃三公子爭立卒歸厲公與虢弭定王室庶幾桓文勤王之義然自是而楚患興矣齊晉迭伯與楚爭鄭者二百餘年是時鄭西有虎牢之險北有延津之固南據汝潁之地恃其險阻左支右吾蓋滎陽城臯自古戰爭地南北有事鄭先破兵地勢然也至子產之世而虎牢已先屬晉雒櫟邠已先屬楚鄭之地險盡失徒善其區區之辭命以

大義折服晉楚雖以楚靈王之暴橫莫敢凌侮益亦人謀之滅
匪關地勢矣然自後三家分晉而韓得成臯卒以滅鄭則鄭之
虎牢豈非得之以興失之以亡者哉

云 以西陲水國乘周之亂逐戎有岐山之地是時兵力未
盛西周故物未敢凱餽也值平桓懦弱延及寧公武公德公以
次鷺食盡收統鄭遺地之在西畿者垂及百年至穆公遂滅芮
築壘爲王城以塞西來之路而晉亦滅虢東西京隔絕由是據
豐鎬故都判然爲敵國與中夏抗衡矣然滅滑而滑爲晉有不
能越崤函以東一步滅都而都爲楚有不能越武關以南一步
其地有鳳翔府延安府平涼府秦州西安府商州同州府乾州
不越陝西一省其同州府與商州之地猶與晉楚錯壤

皇清經解 卷三 晉王

經義叢鈔

三

秦疆域論

論曰秦與晉以河爲界河以東爲晉河以西爲秦然秦當春秋
時疆域褊小非特隔于函關之外爲晉所限闕而不得出也攷
史記繆公立五年而晉獻滅虞虢是時新立初起岐雍基業未
固而晉武獻已絕盛滅虢而桃林已舉秦之門戶在晉肘腋中
矣後晉文公初伯攘白翟開西河魏得之爲西河上郡白翟之
地爲今陝西延安府東去山西黃河界四百五十里至驪國惠
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納河西地十年納上郡十五縣陰晉
今華陰縣河西孔氏曰同丹二州丹州今延安府宜川縣上郡
爲延安以北又惠公之世韓之戰曰寇深矣若之何可見晉之
幅員廣遠斗入陝西內地不始于文公時此亦可爲秦晉疆域

之一證也故終穆公之世未嘗一日忘東向其援立惠公也實
貪河外列城之賂蓋欲圖虢之故地以爲東出之謀旣而韓之
戰秦始征晉河東未幾復屬于晉秦之不得志于晉可知也迨
初立文公秦欲納王而晉辭秦師獨下文公梟雄賴秦之力而
實陰忌之必不使勤王之舉得分其功晉之抑秦又可知也至
其季年日暮途遠背晉與鄭盟已復襲鄭懸師深入年老智昏
而穆公之始終不忘東向其情蓋汲汲矣其後絕晉日尋干戈
少梁北徵彭衙刳首迭有勝負然終不能越河以東一步蓋有
桃林以塞秦之門戶而河西之地復犬牙于秦之境內秦之聲
息晉無不知二百年來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氣者以此故也至
孝公發憤東地渡洛魏人納地恐後而河西始悉爲秦有吳起
皇清經解 卷三 章三

經義叢鈔

三

去西河而泣豈無故哉

吳國武王定天下此時秦伯子孫已自立于勾吳武王因而封
之時大江以南尙屬蠻夷之地分茅胙土之所不及非若中原
齊魯星羅碁置也故其地最廣遠春秋初尙服屬於楚自後寢
強遂爲勍敵而其所并吞之國亦歷歷可紀焉大抵北出則擾
廬壽東出則向番陽其地略有江南全省而徐州屬宋廬鳳屬
楚安慶屬羣舒最後廬鳳亦入于吳而入郢之禍自此始太平
府則與楚之和州爲昭關對岸江寧府則與楚之六合爲棠邑接壤
其自浙之嘉興以及湖州杭州則與越日相角逐之區也其自
浙之嚴州以及江南之徽州江西之饒州則與楚日相窺伺之
地也方輿家以江西全省亦俱爲吳地然于經傳無所見第存

其說如此云

吳疆域論

論曰余攷春秋吳疆域而竊有感于明祖之事也當明祖與張陳相持而劉誠意謂陳氏勢居上游宜先定陳當日之分界與春秋時吳楚略相似而明祖之地較吳尤迫狹日汲汲于池州太平徽寧廬鳳之地遠得南昌而守之一戰遂覆陳氏嗚呼此春秋闔閩入郢之勢也夫長江之險吳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故長岸之戰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游何故不吉卒得其乘舟餘皇故吳楚交兵數百戰從水則楚常勝而從陸則吳常勝楚以水師臨吳而吳常從東北以出楚之不意當其始叛楚也卽伐巢伐徐伐州來爭鬪于廬州鳳陽之間蓋欲自上而瞰下子重之

皇情經解

卷三百五

經義叢鈔

三

克鳩茲也爲今太平之蕪湖此用水也而吳報之伐楚取駕則在廬之無爲矣楚靈之克朱方也爲今鎮江之丹徒此用水也而吳報之取棘櫟麻則出陽山與汝寧矣至昭二十三年州來入吳州來爲今之壽春以淮爲固撤楚之籬籬而據其要害而入郢之禍兆矣當日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淮汭卽州來豫章今南昌舍舟爲沈船破釜之舉陸路出南昌爲出奇擣險之謀欲避所短而用所長懸師深入千里襲人蓋亦逆知楚瓦不仁而後敢出此使當日但斂兵持重勿與交鋒絕其餉道吳人輕銳師老欲歸正不必爲毀舟與塞城口之計正欲徐行驅之吳人遇險則必爭舟以濟爭則必亂半渡擊之可使隻輪不返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而吳亦第僥倖而一得也使第

固守鍾離居巢州來三城屹然不動而多方以撓吳隳其亟肆之算吳既不得志于東北必不能由水道以窺楚而吳且坐困矣故明方事廬鳳而旋得南昌則爲折其左臂吳先有豫章而兼得州來則爲扼其喉吭申公子胥之謀略與明祖君臣前後一揆矣夫地勢何常人能用之則勝厥後越兼吳之地而卒覆于楚豈非楚常得地勢之便哉

案此論猶仍舊說以豫章卽南昌其實豫章非南昌也另有論見後

越國越自少康初封歷商至周初千餘歲武王因其舊而不改延及春秋之季又五六百年至允常始與吳相戰伐見于經傳然封域極隘國語與越絕書所載不同其北向所至曰禦兒曰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三

平原皆在今嘉興一府之地其西南至于姑蔑

越絕書作姑末

則在今

衢州府龍游縣然昔人傳餘汗爲越地淮南王安謂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汗界中通典亦謂爲越之餘則自江西廣信至饒州皆越之西界國語所云姑蔑蓋未盡矣余嘗歷淮揚至餘杭盡吳之境又親至左蠡而知越大夫胥狂勞王于豫章之泝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峙湖之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于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耶其地全有浙之紹興竄波金華衢温台處七府之地其嘉杭湖三府則與吳分界由衢歷江西廣信府至饒之餘干縣與楚分界

論曰越自允常始見春秋再世至勾踐遂成伯業天子致胙五傳而至無疆而卒爲楚所滅竊怪勾踐以廣運百里之地而能覆二千里之吳其後世地兼吳越而楚滅之如反掌之易其故何也曰其故仍勾踐自貽之也嘗其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使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是爲晝江自守之計棄其地利以與人其得延至五世幸矣昔人有言守江不如守淮守淮必宿重兵于廬鳳徐泗而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當吳之與楚角也爭鍾離州來居巢三邑七十餘年而後取之道旣得州來而入郢之勢已兆故孫氏之保江東也守濡須與魏爭合肥東晉之有江左也覆苻堅之兵八十萬于淝水蕭梁之都建業也敗跬跬之眾二十萬于鍾離至汴宋稍稍不振矣而劉楊諸將猶力爭于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美

壽春藕塘間而後劉豫不敢南渡夫非昔日吳楚之已事乎越旣有吳不能守吳故輒北扼州來西阻豫章而戀戀于三江五湖之利志意驕滿號稱伯王此猶項氏之棄關中而都彭城同一沐猴之見耳楚人旣得上游而復兼有廣陵徐泗之地長江帶水策馬可渡勾踐當日豈爲子孫計長久者哉曰勾踐本爲報怨值吳之荒怠而幸勝之以范蠡之謀畧而不爲一言何也曰吳壽夢之爭州來也是申公敎之也闔閭之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是子胥敎之也皆當創業之始志意明銳故其言易入至諫夫差與越行成子胥且以屬鏹死耳使少伯復進說于志得意滿之餘夫安知不從文種之誅乎宜其卷舌高蹈以去也曰項氏棄關中及身而亡而越延至五世何也曰項氏

實有雄據天下之志故漢高并力而取之而楚旣得廣陵徐泗
知越無爭雄之心視爲掌中物而不之忌而越兵力尙強故且
相與遷延待其自發兵端而後取之也噫古來披堅執銳如項
氏臥薪嘗膽如勾踐而皆坐失天下之大計人皆知爲項氏惜
而不知爲勾踐惜也其猶有目睫之見也夫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七十一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二百七十一

經義叢鈔

七

